

喜菡文學網 散文優寫手 **enigma**







個人簡介

鄉下出生，鄉下長大，是個平常話不多、來往的朋友也很少的人，個性算是有點孤癖。從事教書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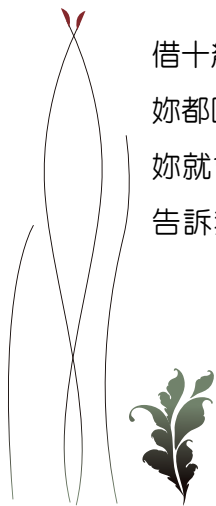
學生時代鮮少接觸文學作品，大學時讀過許多日本的推理小說。從高中起就愛看電影，直到如今，不只商業片，艱澀難懂的藝術電影也看過許多，也記住了不少電影導演的大名。

工作後，想不起來怎麼回事，曾於一段時光中陸續買了村上春樹及臺灣幾位作家的小說來讀，但並沒有就此而持續接觸文學。四十多歲的某一天，突然起了替自己一段特殊的往事留下文字紀錄的念頭，於是寫了一篇中篇小說，從此養成三不五時就寫雜文、小說的習慣，並張貼於部落格，也開始持續讀小說、散文，甚至買了現代詩集（但從沒讀完也沒讀懂）。

前世的情人

那一天晚上，妳如往常一樣，上來我書房與我互相親臉頰並道：「晚安，祝好夢。」在妳下樓回到妳房間後，我才不經意的發現書桌上多了一個四方形的物件，是以札記本的紙張包裝的，並以中英文寫了三個字。我拆開一看，裡頭另有一張不同樣式的小紙張，寫了比較多的字，除了說生日快樂之外，還寫了工作順利。即便我從來對於自己的生日毫無特殊的感覺，不過，看了妳寫那樣的隻字片語，仍不禁會心一笑。

喜歡閱讀的妳，幾乎每兩個禮拜就會到圖書館借十幾本書。我常會問：「一次借這麼多看得完嗎？」妳都回答：「會啊。」有時候我會問妳在看什麼書，妳就會對我講書本寫了什麼內容，有時候妳會主動告訴我，特別是關於小說類的書的內容，有時候妳





看不懂書上的內容，就會問我，而且有些問題我還要想一下怎麼表答，妳才會懂。

那一天傍晚，妳特別講了正在看的一本小說，書名是《簡·愛》，還強調兩個字之間有一個小黑點，因為是一個女生的名字。我聽過這本小說，但沒讀過，還記錯了簡·愛是美國人，妳說她是英國人，說她很可憐，是個孤兒，住在舅舅家，但舅媽常常虐待她，所以她後來就跑去孤兒院，長大後去一個人家裡當家庭教師。

每當我騎機車載妳時，偶爾會抬高一下屁股，妳隨即就會說：「好臭哦！你又放屁！」我有時候會問：「不是被風吹散了嗎？妳怎麼還會聞到？」妳就會說：「是吹到我這邊啊！」還會說：「為什麼不坐著輕輕的放，這樣我就不會聞到了。」我便說：「坐著怎麼放屁？當然要抬高屁股。」還強調有屁就要放，憋著對身體不好。

對於在學校發生的事，妳也經常分享給我聽，無論是好事或不好的事，尤其是前一類的，如果又是與妳有關的，妳更會在進入家門後就談起，甚至

是坐在機車後座時就迫不及待告訴我。我還記得妳告訴我，老師要妳當校慶的班級掌旗官時，我說，怎麼不叫男生，男生比較有力氣，「老師說，我比較高。」妳這樣回答。我問，妳是全班最高的嗎？妳說不是，有一個女生比妳還高，男生也有。我又問，那老師怎麼會選上妳？「我不知道。」妳說。其實，我猜想老師應該是希望能兼顧一點班級門面，因為妳夠高也很可愛，不過我沒講出來，怕妳因此而自傲、虛榮。

課業上遇到問題時，妳也都問我，當然有些問題我也無法確定答案，還好現在網路上的資訊五花八門，通常都能幫妳找到解答。有時候如果我正在忙，便會說，作業本來就有可能不會寫，就空著，在妳失望地離開後，我總是於心不忍，忙完後又幫妳解答。而每當幫妳解答後，妳常會道聲「謝謝」，才愉快地離開。

諸如此類的事，在妳姊姊與我之間幾乎不曾有過，這或許是因為妳姊姊小時候剛好是我工作上很繁忙之時，很少有時間陪伴她所造成的，這看來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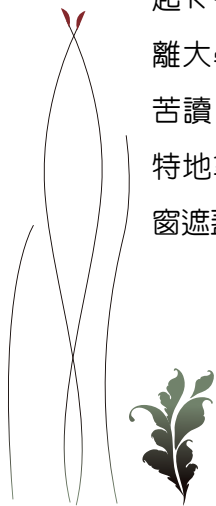
經很彌補了。兩相比較下，妳比較幸運，連妳要來到這個世界當下，我也在現場的幾步路外等著。

人的長相會隨著時間而逐漸變化，可能是因為妳在嬰兒期常常能看到我，妳姊姊卻不是，所以妳長得有九分像我，而妳姊姊卻只有三分像我。或者，也許這是種緣份，一種傳說的前世的緣份，使妳冥冥之中知道我這個人，如果是這樣，那一定是我前世的情人，而且，是無話不講的情人。

從一種孤獨到另一種孤獨

人總難免會感到寂寞，這種莫名所以的心理層面的感受，相信沒有人會喜歡；而孤獨，或者是獨自一人，對比寂寞而言，可以說，是一種形而下的狀態，不那麼令人無所適從，很多時候是人們為了遂行某種目標而自發性地處於這樣的狀態的，例如作家為了完成作品而長時間孤獨，有人也很能享受或利用獨自一人的時光，我算是其中之一。

學生時代的我從不到像圖書館那種很多人一起K書的場所讀書，我還記得高三的畢業考後，距離大學聯考只剩一個多月，我幾乎都在自己的房間苦讀，而且為了讓周遭氛圍像我習慣的夜晚，我還特地拿了一塊能遮住窗戶且透光度低的布，把整面窗遮蓋。也就是說，在那一個多月的日子裡的白晝，





我鮮少與人接觸，是孤獨地在被我自己營造成夜晚的空間度過。

工作幾年後，我接下了一個兼任的小主管職，這職位偶爾需要執行政府部門委任的臨時性任務，我接任的那個時間點，剛好就有一個此類的中型任務等著我。我還記得被當時的頂頭上司找去晤談時，他問我會不會微軟的文書處理系統，我坦白回答一竅不通後，他只是笑笑地說，沒關係，那只是一種工具。

結果，接下來，我經歷了一段有生以來最孤獨，孤獨到令我惶恐的地步。那一段日子，我的晚餐都在外頭解決，吃過晚餐後的四五小時，我都坐在辦公桌椅上，面對著電腦，一面想該如何進行接下來的事，一面笨拙地使用微軟的文書處理系統打字、修改或新增表格。整間辦公室偶爾會有比較晚離開的同仁，但，那只會更加深我的孤獨感，特別是當他們要離開時，傳入我耳內的再見的招呼聲，彷彿預告我所處的空間即將變成「冷酷異境」，一個會讓人有被永遠隔離的錯覺的異境。

這樣的一段日子有多長？當時，妻子沒有像渡邊淳一的作品《幸福的背叛》的男主角風野的妻子那樣，以簽字筆在月曆上劃記號，因為我是因為工作，而風野是外頭有小三且三不五時會在小三住處過夜，不過，她可是講得出數字的，我自己也記得，很湊巧地，與我準備上大學聯考戰場前的孤獨備戰日子差不多。

度過這樣的日子後，我變得習慣自己一人在辦公室處理公事，所以晚上有時也會留在辦公室，週六的下午更常（當時週六的上午還得上班）。現在想來，除了是我任職的單位向來人力精簡，導致當時的我一人被當兩人用之外，似乎我這人本身天生就具有孤獨的特質。相信大多數的人都會以苦悶來看待下班時間還獨自一人待在辦公室這事，其實，如果從可以不必正襟危坐地做事，甚至可以稍微卸下身上的一些衣物來看，不是有一點「蘇活族」的感覺嗎？

除了經常孤獨地工作外，我也經常孤獨地做工作以外的事，看電影、逛書局、喝咖啡、買生活用





品或衣物……。那一段兼任主管的繁忙時期，我有時候會開小差，自個兒到咖啡館邊喝咖啡邊翻閱雜誌，那有種讓我從繁雜的塵世遁入悠然的世外桃源之感，即便仍然是獨自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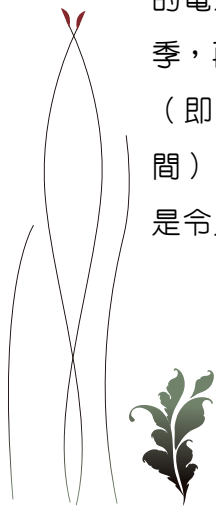
卸下兼任的小主管職務後，繁忙不再，但還是一樣孤獨，甚至更多，不同的是，這些必須獨處的時間是我的本職的特性使然，讓我不禁懷疑我是否命中注定會有很多這樣的時間。如果說，在辦公室的孤獨，是陰暗的、黑白的、痛苦的、禁閉的、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不在辦公室的孤獨，便是明亮的、彩色的、喜悅的、開放的、令人欣然接受的。

如今，一天之中，我的這些一段又一段的獨處時刻，除了做我該做的事，最常做的就是坐在電腦前上網、看電影，幾年前開始還加了寫文章這一項，後兩件事常讓我處於思考、冥想的孤獨。

寫文章通常是獨自一人，除非是「Café Writer」，但看電影，有不少人非得呼朋引伴不可，但我想星座專家對於天蠍座的論調在我身上可以得到驗證，因為不知為何，我經常自己一人看電影，即

便連以往到電影院看也是。妻子曾說她在一本書上看到關於這樣的行為的負面評論（好像與生活觀有關我忘了），問我是否也是那樣？我不記得我是否有回答，不過我想，如果可以的話，說不定我會選擇像電影《Nothing Personal》（我不確定在台灣的真正中文片名）中的中年男子，在失去妻兒之後（我猜測的，電影沒交代），獨自一人在一座半島過著農夫兼漁夫的生活，閒暇時聽音樂、閱讀，晚上偶爾到小鎮的酒館小酌。

像這樣的孤獨生活能持續多久？到老死？還是…。電影中的男子後來遇到一位受了失去婚姻與生命中一些重要的東西的刺激後自我放逐的女子，或應該講是女的遇到男的才對（從開場看是如此）。總之是一部講寂寞女與孤獨男相遇之後的後續發展的電影。由於故事是發生在愛爾蘭，而且季節是冬季，再加上女主角封閉自己拒絕與男主角正常互動（即便女主角後來同意住入男主角為她準備的房間），使得整部電影給人的感覺就是冰冷，結局更是令人意外到怎麼會這樣？難道「寂寞」遇到「孤





獨」不能「負」「負」得「正」嗎？

如此的一部冷調到不行的電影，更加深了我對於冬季的過六午後家裡只有我一人的蕭瑟感，以致於中間得小憩十五分鐘才有精神看下去。可能有人會說，你這是何苦來哉？我當然可以關掉電腦到誠品書局逛一趟，或者到有店門前的騎樓有擺桌椅的咖啡館消磨一下，或者拿起手機打電話找老友，不過我想，是興趣與性格使得我寧願利用我生活中這樣不少的獨自一人時光，觀看一部又一部的小眾市場電影，增廣心靈視野，同時在遭遇一次難以對人訴說的失落後培養出來寫文章的興趣，以及連帶地重拾往日的閱讀習慣，為自己的生活平添從一種孤獨到另一種孤獨的自娛樂趣！

電影時光

你不記得第一次進電影院看電影是讀國中還是高中以及看了哪一部電影，更數不清自己到底看了多少部電影。

高二的寒假，你和一位小你一屆的女生一起去看瓊瑤的小說改編的《聚散倆依依》。你之所以這麼記憶猶新，是因為那是你第一次牽著女生的手進入電影院，還有，是那位女生也有幾分電影中女主角的楚楚可人樣。

你第二次和女生去看電影是在大一的寒假，是有一天你接到一位國中同學兼哥們的電話，哥們講了兩位你也認識的同一屆的女生的名字，說她們想去看電影，人現在在他家。這樣的事是不容你拒絕的，可你騎著機車到了哥們家後，只看到一位女生，



哥們告訴你另一位女生家裡臨時有事。於是，你問那位女生還要去看嗎？她說好。於是你覺得你好像被設計了，在刺骨的寒風中，載著不很熟識但後來卻了解得非常透徹的女生去看電影。你不太記得是不是看《搭錯車》，只記得是到南台戲院看。

後來的歲月中，你唯一還有印象的關於和女子去看電影之事，是你開始工作的一兩年內，你曾和一位，不，應該是兩位不熟識的女子去看電影，片名是《鋼琴師和她的情人》。是其中一位女子邀你看的，但她告訴你她的一位友人也想一起看。在這之前，這位女子曾因為你陷在車陣中以致於遲到了有半小時之久而暫代你處理你兼差的工作上的事，於是你基於感謝之意，請她吃晚餐，不意，你竟然忘了帶皮夾出門，所以你執意得再擇期請她吃晚餐。這第二次的晚餐後，她說 她接著要和一位友人去看《鋼琴師和她的情人》，問你要不要一起去看？你答應了，不只是因為你愛看電影。

你記得看到露點、激情及悲情的橋段時，曾轉頭看看坐你旁邊的她的神情，在只有前方布幕投射

出的燈光下，讓你清楚地看到最後一種情況時，她的眼眶似乎泛著淚光。走出戲院後，她和她的友人直接上了你車，你有點詫異，但沒多問，只按照她講的，先送她友人回家，然後，她告訴你她還不想回家，於是，你開著車載她兜風。你們在黃金海岸停留過，然後，直到夜深得路上沒有任何車輛與人影你才開口說，該回家了。你要載她回她停放車子之處，她卻說直接載她回家，車子她白天再去開。

隔天你打電話給她，關心一下她是否去把車子開回家了？再隔幾天，你又打電話，她母親接的，告訴你她到東部工作了，於是你沒機會進一步了解她了，可是由於那部電影的關係，你記得曾有過連開始也沒就結束的奇特的過往。

在進電影院看電影的那一段歲月，你當然不只有和女的一起看過電影。高中時，你那位後來配合演出，設計你和女生去看電影的哥們，曾「帶領」你看過西洋色情電影。當時台南市有三家專門放映西洋色情片的電影院，你哥們告訴你其中一家在換片的第一天的第一場會放映沒有剪接過的，也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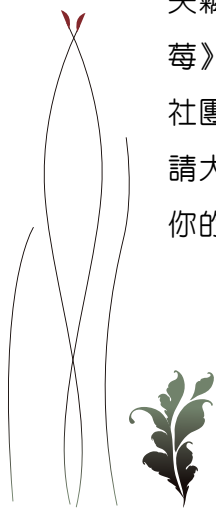
可以看到真槍實彈的場景呈現在大螢幕。你還記得那特別的第一場的開始時間是上午九時，這樣的時間點怎麼去看？除非翹課。你記得你高中不曾缺過課，可你真的有印象你進入過那樣的電影院看過那特別的場景，但卻非電影之故，而是電影院裡瀰漫的那一股似乎再怎麼打掃也無法去除的腐敗味。

看色情電影需要挑時間點，看一票兩片的二輪電影則是隨興。還是高中時代，有兩三次，一位和你同校的國中同班同學，於週六中午下課後，約你一起去全美戲院看二輪電影。這位同學不是你的哥們，他會找你去看電影，可能是為了舒緩課業上的壓力吧。

其實，你和友人或是還不很熟的人一起到電影院看電影的次數遠少於你獨自一人看的次數，可以說，你幾乎都是自己一人到電影院看電影，那之中，讓你還有印象的還是高中時代，你於週六中午下課後去看的。你還會有印象是因為你趕到電影院時，電影已經開演了，結束後的燈光亮起來時，你的目光所及幾乎全都是穿著制服的高中女生，你嚇了一

跳，心想，女生們會以什麼樣的眼光看穿著繡有校名、姓名的卡其制服，背著印有四個大字的校名的書包，手中尚且拿著大盤帽的你。至於到底是什麼樣的電影，會在週六的中午吸引那麼多高中女生去看，你真的不記得了，可你確定絕對不是實驗性質的女性電影，因為即便是現在，這樣的電影也很難在院線電影院上映。

除了電影院，大學時有一陣子你還常去學校內的社團看電影，依舊是獨自一人去。這樣的看電影感受全然不同於電影院，其一，只是一小撮年紀相仿的人窩在不大的空間；其二，放映的電影很少是院線上映過的，甚至常常是年代久遠的黑白片，例如《大國民》、《斷了氣》、《四百擊》、《吸血鬼》、《八又二分之一》、《單車失竊記》、《羅生門》、《東京物語》、《野草莓》之類很難懂的藝術片；其三，開始放映前有社團幹部會簡介一下電影，放映完之後，那人會請大家暫且留步，談談心得，一起討論。你記得你的心得往往是說不出口的「看不懂」。你還記





得有一次看了一部真的非常另類非常難懂的電影（片名已不記得，只記得是日本電影），電影開始後，大約是三十分鐘吧，根本就是A片，所以女生一個個陸續離開了，唯一沒有走的一位，就是那位幹部，她的職責是選片與試看。在心得分享與討論時，她自己首先就說，她試看後一直很猶豫到底要不要換片。

這種在社團觀看藝術電影的時光，你工作後又體驗過幾次，是你由一位女同事口中得知與你高中母校只隔了一條街道的一間教堂，其地下室固定每週有一次愛好電影的人士的聚會，主持人是一位神父。

比社團的空間更小更隱密、家用錄放影機流行前的「MTV」的觀看電影方式，你也體驗過。MTV裡頭的觀賞室雖然小，但可以或坐或躺，甚至卸下一身的束縛，要看什麼電影是任君選擇，所以是最愜意的。你於中橫路上的和平村落服役時，曾因為只休假一天使得你如果回家，將會有約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在大眾運輸工具上，所以你到台中市亂逛。

從台中市要回部隊，你得在東勢換乘班次很少的公車，所以你早早就回到東勢，你看到一家 MTV，你走了進去，選了一部法國電影《巴黎野玫瑰》。你會記得是因為電影一開始就是數分鐘的做愛橋段，你詫異得心想如果男女主角不是來真的，未免也太會演了。

許多年後，你才知曉《巴黎野玫瑰》或《憂鬱貝蒂》或《攝氏三十七度二》，是與你同代的人在他們很文青的時光瘋迷過的電影，有些作家的作品還特別寫了進去。

《巴黎野玫瑰》的做愛橋段你分不清真假，《感官世界》的做愛如假包換，你看得一清二楚。是在你服役時或之後吧，你去出租店租了流行壽命很短的影音儲存產品 LD，在女友家看的。你非常佩服男女主角的勇氣，也體會了搞藝術的人的想法真的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

你工作幾年後，家庭錄放影機流行起來了，於是你的電影時光頻頻搬到你家客廳，從 Beta、VHS、VCD 到 DVD。這客廳的電影時光，你記得你看了一些





西部電影，有的是你小時候於電視裡看過的。

你忽然想起高中時你的房間牆壁好像貼了一張克林伊斯威特的《荒野大鏢客》造型的海報，以及《黃昏雙鏢客》、《黃昏三鏢客》、《豪勇七蛟龍》、《狂沙十萬里》、《日落黃沙》、《真實的勇氣》、《決殺令》這些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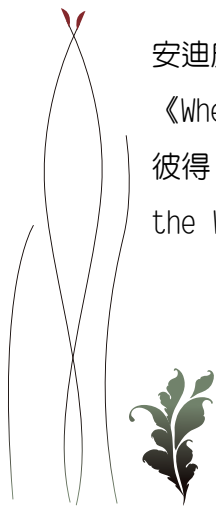
進入網路資訊年代後，你家裡的 DVD 播放機幾乎不曾啓動過，電影院，除了全家去看《霍爾的移動城堡》、《賽德克巴萊》，你也幾乎不涉足了。你坐在電腦前彷彿坐著《回到未來》的電影時光機，於現代與經典之間穿梭；於商業與藝術之間穿梭。昨日你還宛如一位二十世紀七十、八十年代文青，觀看法國新浪潮，今日你忽而變成二十一世紀打卡年輕人，觀看美國好萊塢。

這變與變之間，連接著一道熱愛的心橋，無論塵世的風沙吹得你如何蒼蒼不已，這些由多少個白晝黑夜交織而成的畫面，依舊能宛如明月般倒映在你腦海中。

進入聽西洋歌曲的記憶裡面

記得那應該是我讀高一時，我一位重考之後仍不能如願，只好退而求其次讀三專的一位表哥，把他收藏的一些黑膠唱片及一部播放機送給我。我沒問過這位表哥為何送我這些東西，也許是認為我應該會喜歡，以及他自己即將北上求學，那些唱片放在家裡也只是擺著而已，沒人聽也可惜了。我聽了嗎？聽了。那是我這個鄉下土包子第一次接觸西洋歌曲。

現在依稀記得那些黑膠唱片中的一些歌曲，有安迪威廉的《A Time for Us》、《Moon River》、《Where Do I Begin》、《Somewhere My Love》；彼得、保羅和瑪麗的《500 Miles》、《Blowing in the Wind》、《Lemon Trees》、《Puff the Mag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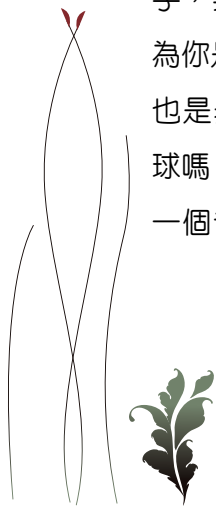
Dragon》，我想應該還有瓊拜雅的《Donna Donna》吧？

這些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流行過的歌曲，如今只存在於比我更早出生或像我這個年代的人的腦部深處，二十世紀末出生的年輕人的耳朵當然無法接受。臺灣在 2014 年二月即將上映的一部電影《醉鄉民謠》（英文片名是《Inside Llewyn Davis》），讓我進入記憶的深處，在 YouTube 上，一次又一次地聽彼得、保羅和瑪麗等人唱的所謂的西洋民謠歌曲。看著彼得、保羅和瑪麗在英國 BBC 的節目中的演唱，讓我不禁想到《醉鄉民謠》中賈斯汀、凱莉墨里根及另一位演員所飾演的角色在酒館演唱《500 Miles》的橋段，莫非就是在講這個三重唱團體？

《醉鄉民謠》的預告片寫著「重現前巴布狄倫的音樂時代」，巴布狄倫是誰？一位具有時代指標意義的美國民謠／搖滾歌手。如果你是艾薇兒的粉絲，那你一定聽過她唱《Knocking on Heaven's Door》；如果你喜歡看《中國好聲音》這個節目，那你也一定聽過有女歌手唱這首歌。其實《Knocking

on Heaven' s Door》曾被很多人翻唱過，連重金屬樂團《槍與玫瑰》也唱過。這首歌的原作曲作詞及原唱就是巴布狄倫。那，「前巴布狄倫的音樂時代」是個怎樣的時代？簡單講，就是像巴布狄倫之類的美國民謠歌手逐夢的時代。

我們都明白，追逐夢想是人生的大不易之事，媒體報導的成功例子其實都是「生存者偏差」的例子，《醉鄉民謠》是反其道而行的電影，導演柯恩兄弟只想告訴人們，追逐夢想的過程是得忍受何等的困頓與淒涼，還有親人或陌生人的冷嘲熱諷。電影中，柯恩兄弟的老班底大胖子演員約翰古德曼飾演的神秘人物透納先生，在車上與帶著一把木吉他和一隻貓的男主角Llewyn Davis的一段對話，就令男主角聽來很不是滋味。透納先生先是挖苦了他名字，弄清楚他是唱民謠之後說，「民謠喔，我還以為你是音樂家。」接著又說，「民謠歌手帶著一隻貓，也是表演的一部份嗎？每次你彈C大調，牠就吐毛球嗎？」，「爵士樂，你知道的，演奏所有的音符，一個音階十二個音符，不像烏克蘭麗麗之類的才三種





和弦。」一連串的挖苦後，透納先生接著像是一位前輩給後輩的忠告那樣講了一句話，意思是要靠唱民謠維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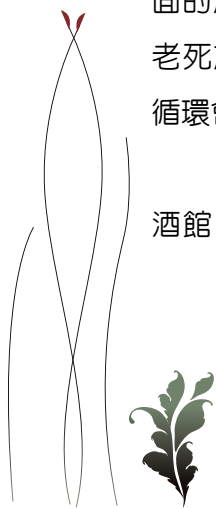
電影中透納先生有一位一副酷得很的僕人（透納這樣對男主角介紹），名叫 Johnny Five，這樣的名字讓我天馬行空地聯想到比巴布狄倫更早出道的，同樣是邊彈木吉他邊唱的美國鄉村音樂歌手強尼凱許，因為兩人曾合作過，也因為凱許先生在他即將走到人生的盡頭之前，以原本就低沉年老後顯得比一般人更加滄桑的聲音演唱的《Hurt》，叫人聽來格外動容，曾被一部電影（忘了片名了）拿來當片尾曲。

柯恩兄弟的電影我大多數都看過，也一直很喜愛。《醉鄉民謠》雖然是一部音樂類型的電影，但我知道柯恩兄弟絕不會拍成像很久以前的《閃舞》這一類的勵志電影，而是會以他們拿手的所謂黑色幽默手法來詮釋，同時攝影也一定有著濃厚的詩意。

《醉鄉民謠》雖然只呈現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一位逐夢的、無殼的民謠歌手幾天之內的生活瑣事，卻讓能讓人從中體會到現實的殘酷。電

影中折騰男主角的一隻橙色的貓，竟然被主人取名叫尤里西斯。熟知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人一定會聯想到喬伊斯的作品；熟知希臘神話的人，一定會聯想到想出木馬奇計而攻破特洛伊城的英雄奧德修斯。這隻名叫尤里西斯、因為一時莽撞而在外流浪了幾天的貓，最終還是回到主人的身邊，真是起到了畫龍點睛之效。貓不是人，《醉鄉民謠》也不是卡通電影，所以貓當然不會成為英雄，因此，我想柯恩兄弟的用意和喬伊斯的暗喻是異曲同工的，就如同我們一般所認知的，勇敢逐夢的人到後來一定會苦悶徬徨地一直漂泊著，最終認清那夢想極有可能是南柯一夢，只能像遊客般留下「到此一遊」四字，從而回頭重拾能求得溫飽的傳統技能。可是，有些人那已燃燒過的還有一些餘燼的心，無法忍受傳統面的反作弄，不甘願像一隻貓在主人家老死那樣地老死於家鄉，於是又再次回到逐夢的地方。這樣的循環會經歷幾次？徹底絕望之後吧。

電影中男主角逐夢的地方是一家叫煤氣燈的旅館，是真實的並非虛構的，當時的巴布狄倫就是





在這裡結識一些前輩。男主角演唱的歌曲不只有巴布狄倫成名前的作品，也包含巴布狄倫的前輩們的作品，所以男主角其實是當時逐夢的那群人的綜合縮影。巴布狄倫的成名不是靠自己唱的，而是他的作品被人唱紅才讓他廣為人知，加上其言之有物的詞，最後成為大哥大級的人物。我這個半調子歌迷，直到很多年後才會把當年聽到的《Blowing in the Wind》和他結合，也不知何時才知道聽過的搖滾版的《Knocking on Heaven's Door》是他寫的。

遺憾的是，或許就如《醉鄉民謠》中的透納先生挖苦男主角時講的，木吉他畢竟太單調了，美國民謠歌曲和台灣的民歌一樣，只流行過一陣子，就連巴布狄倫也改彈電吉他。在我高三時，廣播電台專門介紹西洋歌曲的節目，已經很少聽到純民謠歌曲了。當時的我，對這類歌曲的認識還不遠如鄉村音樂，除了彼得、保羅和瑪麗與瓊拜雅（由於《Diamond and Rust》這首歌），再來就是離現在比較近的蘇珊薇格（成名曲《Luka》）。我想，當時我常聽的軍中廣播電台徐凡主持的節目一定介紹過巴布狄倫，

但可能歌曲的旋律和他的唱腔沒能讓我留下深刻印象。說起這個節目（名稱不記得了），我想不只我，當時和我一樣沒有特殊夢想與才能的高中男生，一定非常懷念，它像迷幻藥般於夜晚時讓人短暫地忘了大學聯考所帶來的苦悶，完全在於主持人迷人的嗓音與其介紹的西洋歌曲。

徐凡的節目讓我接觸了美國以外的西洋歌曲，包括重金屬音樂。到現在還能隨時從腦海裡翻出來的，有一位獲頒爵位的英國歌手克里斯迪博夫的歌曲，還有《天蠍》、《深紫》與《平克佛洛伊德》這樣的搖滾樂團的歌曲。我第一次聽到克里斯迪博夫唱的《The Girl With April In Her Eyes》之後就迷上了，買了他的專輯卡帶每天聽。從此之後，我像我那一位送給我黑膠唱片的表哥一樣，陸續買了許多西洋歌曲的卡帶（沒有黑膠唱片了）。

記憶裡除了廣播電台和電視台介紹的西洋歌曲外，大一時有兩位住宿舍的同學聽的西洋歌曲到現在我還有印象。一位會讀《希臘的左巴》這樣的書的，寢室常常傳出民謠歌手 Jim Croce（此人的逐





夢過程比 Llewyn Davis 還艱困) 的歌聲：一位是看起來放蕩不羈的，常常在寢室以高分貝的音量聽史密斯飛船的歌，當然我當時並不知道他們聽的是誰唱的。大四時，女友的小收音機放的永遠是《Topas》的唯一的專輯卡帶，但我卻是百聽不膩。另外，參加舞會聽到的西洋歌曲也能從記憶裡翻出來。

現在的我，也許是走過足夠多的路了，成為父親也已十多年了，不會問「一座山被雨水沖刷入海之前能存在多久？」；不會問「人們在獲得自由之前能存活多少年？」；不會問「一個人該掉頭過去幾次才能假裝視而不見？」，反正答案只飄忽於風中，也很快就隨風而逝。執著，是曾經的 Llewyn Davis 們的浪漫想法，現在的我也能聽孩子聽的《蘇打綠》的歌曲，只在偶爾想到時，才到 YouTube 或從 Windows Media Player，看看自己過去到底走過什麼樣的路。



喜蘭文學網

